

改組派之真面目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二月

改組派之眞面目

中國國民黨福建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宣傳部印

# 改組派之真面目

## 目次

- 斥改組派「農工小資產階級革命同盟」之謬論
- 改組派「革命的立場」是什麼東西？
- 改組派是國民黨黨員嗎？
- 改組派陳公博等擾害黨國之罪惡與陰謀
- 斥改組派誣衊三全大會
- 改組派何以要反對對俄交涉
- 肅清改組派宣傳綱要

# 改組派之真面目

## 斥改組派「農工小資產階級革命同盟」之謬論

改組派陳公博輩，恣意以個人主觀的見解，大倡農工小資產階級革命同盟的謬說，斷定爲本黨革命的理論，翻遍了總理全部的遺著，始終找不出一字一句的根據，而彼輩公然託總理以改主義，其居心所在，雖三尺之童，也可推知了。因爲本黨所代表的民衆，是一切被壓迫的民衆，不止限于農工階級，也不限于小資產階級，凡被帝國主義者所剝削，被封建勢力所蹂躪的民衆，都是本黨應該代表的民衆，我們不會在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決不能夠隨意劃分階級，以減削革命團結的力量。若本黨真是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的黨，則農工小資產階級，必各以其不同的階級利益而從事於革命，試問先有顯然各別的階級利益，如何會能夠同盟得起來，而本黨所真實代表的究竟是工是農還是小資產階級呢？我們只知本黨有擁護農工利益，扶植農工生計，改善農工組織的政綱，同時，除去電閩洋奴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以外之一切良善國民，本黨皆

一視同仁，認爲共同革命之分子。是可見陳公博輩這種生吞活剝不切實際的論斷，在總理手創的三民主義上，既絲毫沒有根據，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也找不出一點蹤影，而彼輩却颯然高唱此項謬論，像煞有介事的來從事煽惑，居然有少數對三民主義沒有正確理解，對於社會實狀沒有深刻認識的青年，竟墮入迷網，致言行趨於破碎，心緒日陷煩惱，終則顛狂悲憤，與世若不相容，致一個活潑可愛的青春，遂因此而葬送，無量救世救人的職責，亦從此無力負擔！唉！陳公博等本想利用幾個青年來替他們排場面，供奔走，又誰知毒液沾身，竟無術足以洗滌，且進而侵害及於心靈哩！

陳公博輩這個農工小資產階級革命同盟的謬論，是從下列的事實及學理摭拾而來的：

先從事實方面說：當共產黨在兩湖焚殺劫掠橫行猖獗的時候，正常赤色的第三國際爲史丹林布哈林這一派，握有絕大的勢力，他們都是爲保持政權而慣于遷就事實的共產黨中著名的右派，所以此時第三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問題，爲挽救共產黨在兩湖之錯誤行動起見，特制成了一個新的決議案，說是：「中國革命方略，應爲農工城市小資產階級

的革命大同盟，」此案定了之後，自然便馬上令中國的共產黨，遵照無違，並且還派一個印度人名叫魯易 Roy 的來到中國，代表第三國際，把這個新理論，向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說明。這樣一來，中國共產黨在宣傳上，便馬上改變口風，乃把兩湖的農工運動，向小資產階級極力的讓步，於是農工小資產階級革命同盟的理論，始漸囂塵上，自兩湖清黨創共之後，陳公博輩使撫拾其餘唾，藉為其所謂左派號召民衆之工具。

再從學理方面說：則更十分顯明地是從馬克斯主義和列甯主義來的。人人都曉得馬克斯主義中心的「唯物史觀」「階級鬥爭」，都是很注旨在將社會作經濟上的分析，而有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中產階級（即小資產階級）之區別，並注力于宣傳無產者的階級意識，使其提高擴大起來，以促成社會革命之爆發。故凡是以經濟學的階級鬥爭作革命理論的，大都是以馬克斯主義為根據，提倡農工小資產階級革命同盟論者，自然也不能例外。其次，列甯主義實是馬克斯主義和俄國經濟狀況兩者合攏產生的主義，因為俄國經濟狀況，是絕對不容許馬克斯主義者瞎幹其純粹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故第一步不能不拉攏大多數有產的農民參加，再進一步更不能不容忍私有制度及小資產階級之存在

• 所以陳公博輩農工小資產階級革命同盟之謬論，尤其十分明顯的是列甯主義的主張，即使陳公博輩自己不肯承認是列甯的忠實走卒，然至少也是列甯主義的迷信者。因為中國的社會經濟事實，亦恰正如俄國一樣絕對不容許階級純粹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故便不能不把小資產階級來緩和，說中國的革命是農工小資產階級同盟的革命，俄國是爲非驢非馬的列甯主義犧牲了，陳公博等竟欲借俄國列甯的靈魂，還附於中國國民黨的身上以犧牲中國，說他荒謬他直不夠荒謬的程度，他簡直是一羣毫無廉恥心肝的賣國賤奴！

由此可見陳公博輩這個農工小資產階級革命同盟的理論，從學理方面分析，實是純粹襲竊列甯主義來制定革命策略的理論，從事實方面考察，實是摭拾第三國際共產黨的唾餘底理論，故其澈始澈終還是非驢非馬的中國共產黨革命的理論。三民主義的信徒起來，剷除這個無恥的共產主義者！

總理在民生主義的第一講裏，曾有極明瞭的批評意見說：「……：資本家改良工人的生活，增加工人的生產力，工人有了大生產力，便爲資本家多生產，在資本家一方面可以多得出產，在工人一方面也可以多得工錢，這是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調和，不是

相衝突：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于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于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就是爲大多數謀利益，大多數有利益，社會才有進步。……階級鬥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鬥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這種病症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因爲人類不能生存，所以這種病症的結果便起戰爭。馬克斯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只能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又說：「……中國今日是患貧，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會，當然可以用馬克斯的辦法，提倡階級鬥爭，去打平他；但是中國實業尙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斯的階級鬥爭，無產專政，使用不着，所以我們今日師馬克斯之意則可，用馬克斯之法則不可。……」

由此看來，可見 總理對於階級的立場，是絕對摺棄的，不特在大工業未發達之中國，固然用不着含有階級鬥爭意味的理論，就是在大工業最發達的國家，也不必一定用階級鬥爭的理論。中國國民黨是遵依 總理的遺教，主張社會的經濟利益應該互相調和的，社會上一切忠于整個國家民族利益的份子，都應該同站在一條革命戰線上，（即國



民革命戰線上)以謀全體利益的，誰是恃強凌人不講公理的，就打倒誰；誰是止知自己利益，不顧全體利益的，也就打倒誰；這個革命同盟和反革命同盟的分野，是以主義與理道德做分判的標準，不是以所做的職業及所處的階級做標準的。所以中國國民黨對於中國整個國家民族所負的偉大使命，是要根本消滅社會階級之存在，而謀達其有共治共享之目的，決不是在並無階級分明之社會，來提倡階級鬥爭，以鼓勵階級的意識而強造階級，尤其不是用什麼階級鬥爭為理論之出發點，於國民革命之外，要另立一個什麼農工小資產階級革命同盟的理論。質言之，即陳公博輩農工小資產階級革命同盟論，絕不是中國國民黨的理論，而是與總理主義大相逕庭的一種立異鳴高之反革命理論。陳公博輩高唱此種理論，即不啻為總理主義之敵人，亦即為中國國民黨之敵人！

中國國民黨遵奉總理遺教，認清了中國當前的問題，絕不是這個階級對那個階級的問題，而是怎樣使全體國民，打破帝國主義的束縛，脫離封建勢力的壓迫，增高國民的智識，改善國民的生活等問題。所以中國當前的問題，是整個的國民利益或禍害的問題，中國國民黨只可以代表全體國民，因為全體國民的利害關係是共同的，中國國民黨

只有代表其共同的利害關係，依國民的利益來決定黨的政策，依黨的力量來實現國民的利益，始終站在全體國民的觀點上，以全體國民的團結合作去實現三民主義的。決非如陳公博輩要分析階級，要階級來衝突互鬥向着民死主義的路上走去的。

至於陳公博輩所主張：「在革命期中，以農工爲幹部，以小資產階級爲聯盟，在建設期中，以農工爲主體，而以小資產階級爲輔翼，……國民黨若要不動搖，只有確定黨的基礎——農工。」此種主張，恐怕也是陳公博輩所獨自發明，總理是絕無此種遺教的，就退一步來說，只要方法行得通，只要能切合實際需要，也可不必盡是總理遺教。但是試問：以農工爲幹部基礎，以小資產階級爲「聯盟」「輔翼」，這「聯盟」和「輔翼」的權限與期限將怎樣去規定呢？你叫他做聯盟的時候，他是否便能出入守望如手如足呢？你叫他做輔翼的時候，他又是否便能荷戟負劍亦步亦趨呢？待到你確定了所謂黨的基礎，把黨改爲專代表農工的時候，是否一棍便可以以小資產階級打出黨外去，而棄之如敝屣呢？恐怕全國數千萬的小資產階級，未必都能馴貼貼的常常忙於奔湊，由你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吧！就算你能將小資產階級完全排斥出黨，所餘的

農工還是兩個顯然不同的階級，你還是妄農的階級來做階級基礎，抑農工來做階級基礎呢？若說兩種都要，則你既認定階級是要分開的，而且又不能免於鬥爭，你就不能調和二者而使之不爭，又不能獨重一面而消滅一面，那陳公博等只好一隻腳站在農人肩上，及一隻腳站在工人肩上，做兩階級間的一個蝙蝠黨而已。但是農或工稍為一動，陳某的基礎馬上就坍台了。總之，陳公博等所言之革命同盟，實際就是想拿民衆作豬仔的鬼把戲。可見此路不但行不通，而且根本就不是。總理三民主義之理論，我們惡莠之害苗，惡魚目之混珠，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階級同盟論之淆亂三民主義之真義，凡是忠實的三民主義之信徒，都應該羣起而殲此謬說！

## 改組派「革命的立場」是什麼東西？

「革命者不應該站在黨的立場，而應該站在革命的立場」，這也是和「農工小資產階級革命同盟」一標為陳公博輩所高唱着的論調。

陳公博在其所敘述「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一文中，開宗明義就首先聲明

：「凡是一個革命，不論其為一個革命黨，或是一個革命黨人，理論和行動絕對不能矛盾，如果矛盾的絕對不能成功，並且根本不能成其為革命黨；其次，則一切行動應該站在革命的立場，而不應該站在黨的立場。」又說：「今日我們談話——按係指與譚平山談話——你應該離開共產黨的地位，我也離開國民黨的地位，以純粹革命黨的資格來談話，因為我很相信我們為革命並且為羣衆的需要而革命，斷非專站在黨的立場而革命。」又說：「而且能不能革命，是人的問題而不是黨的問題。」這些都是陳公博輩所謂「革命的立場」底最好解釋。實言之，其所謂「革命的立場」，乃是個人需要底革命的立場，而不是站在黨裏面底革命的立場。

由此可見陳公博輩所謂「革命的立場」，是和「黨」分家的，是可以離開「黨」來亂嚷亂喊什麼革命革命的。照這樣，一個人或一個革命者，就可以隨便高聲嚷道：「我是革命的，我是最革命的，大家跟我來左清惡化右清腐化。」「我要打倒誰，我要擁護誰。」或者可喊：「革命者快向左轉呀！不革命的快滾開去呀！」等等，因為這正是人底革命的立場——離開了黨的立場之人底革命的立場；至於說到羣衆需要底革命的立場

，那末，工人使可以說我要自由沒收工廠與資本，農民使可以說我要把田地來充公，因為這正是羣衆需要底革命的立場——離開了黨的立場之羣衆需要底革命的立場。是又可見陳公博輩這種所謂革命的立場，乃是叫個人離開了黨的立場來做英雄革命或個人自由行動的，是叫羣衆離開了黨的立場來做羣衆暴動或羣衆自由行動的。

我們曉得：個人的革命，萬不能離開了黨，因為個人的革命，頂好也不過祇是英雄革命，決不是現代的國民革命或社會革命，站在黨的立場上來說，只許有黨的自由，不許有個人的自由，個人若是離開了黨來幹革命，簡直可稱是反革命；至於羣衆的革命，尤其不能離開了黨，因為離開了黨，便容易趨於暴動或搗亂；站在黨的立場上來說，羣衆是應該絕對受黨的指揮與領導，而不應該盲目地暴動和搗亂，羣衆若是離開了黨來幹革命，也很容易變成爲反革命。何況革命的性質，千般百樣，各有不同，若在黨的立場之外，徒喊革命的立場，顯然的更容易被人引誘到其他主義的革命路上去，變成爲反自己的黨而不自知。故在黨的立場之外，絕不應另有所謂什麼革命的立場。

陳公博輩既已明明知道：「一個革命黨或是一個革命黨人，理論和行動絕對不能矛

盾，如果矛盾的絕不能成功，並且根本不成其爲革命黨。」但我們試一考察其數年來革命的歷史，却到處都可以發現其理論和行動矛盾的事實。試觀其口裏暢談着三民主義的理論，而行動却整個地表現是個共產主義者，常常說共產黨有破壞國民黨的陰謀，而其行動却在在都是幫助着共產黨來破壞國民黨。（其行動事實可參看「改組派之罪惡與陰謀」），是又何怪其到處革命都不能成功，而且到處都被人咒咀爲國民黨的罪人！我們再觀其所說的：「我很相信我們爲革命並且爲羣衆的需要而革命，斷非專站在黨的立場而革命。」更可見其對於爲什麼要革命，就根本未有中心的信仰。他卻忘記了國民黨的背後，旗幟鮮明的三民主義，而這三民主義是 孫總理適應中國的實際環境之需要，根據着世界潮統的趨勢而創出的救國救民之主義。離開了國民黨的立場，就是離開了三民主義，離開了三民主義，就是離開了羣衆的需要，結果就一定趨向於反三民主義之革命的。數年前共產黨得勢的時候，曾有個迷惑煽動青年及羣衆的口號，就長「只問革命不革命 不問其什麼主義不主義。」與陳公博輩所高唱的「只要革命的立場，不問黨的立場，」比較起來，又有什麼區別？所以陳公博輩在黨的立場之外，另標榜一個革命的立場。

的立場，其用心就是在挑撥人離開了國民黨的立場。

我們試再考察一下陳公博輩在武漢時所領導下之兩湖所謂革命份子，離開了黨的立場而亂闖亂動的錯誤行動，縱然不是提倡革命的立場之流毒，然而由這種的經驗，就可知道萬不可再來提倡此種玄而又玄的革命的立場，如果不以前車爲殷鑒，那就是火上添油，故意使民衆加倍喫苦！我們又看陳公博輩在廣甯時所領導的什麼護黨運動，也就會引起共產黨的大暴動，而演成廣州空前之慘禍。所以陳公博輩運用其革命的立場之理論，從未能使武漢及廣東的民衆走上革命的正軌，却反引成共黨的暴動而無法制上，這就可見所謂革命的立場之成績了！根據這些事實，尤足見陳公博輩之提倡革命的立場，不過是要引誘民衆脫離黨的立場，而走上暴動或亂闖之途。

空洞而不着邊際之陳公博式的革命的立場在理論上之荒謬既如此，而在過去事實上之成績又如彼，然而陳公博輩仍抱之以大唱特唱着，當然其只有居心在焉！他一方面是想拿這個法寶來搖動國民黨的基礎，使黨無形減失領導之作用，一方面是要想引誘黨以內的個人離開了黨，去幹英雄革命（即所謂個人的革命立場），引誘黨以內的羣衆離開了

黨，去幹暴動革命（即所謂羣衆的革命立博），以爲其號召煽惑縱橫擄亂本黨攫取政權之工具。故我們不但要揭穿他的狂吠，打倒他的謬論，尤其要銷滅他危害黨國奪取政權之野心。

我們在中國這個環境這個時代裏，只承認中國國民黨是唯一的革命黨，在這唯一的革命黨之外，如另有所謂革命黨，則一定是反革命黨，同時在這唯一的革命黨底革命的立場之外，如另有所謂革命的立場，則亦一定是反革命的立場。因爲中國國民黨的本身既是革命黨，則在黨的立場中，就有革命的立場，絕不容許在黨的立場之外，另有其他什麼革命的立場的。而且國民黨所奉的最高原則是三民主義，除了三民主義革命之外，是再不容許有別種革命之存在，國民黨的組織是以民主集權爲精神，羣衆之要求，都可以在黨的裏面及在黨的領導之下表現出來，用不着再在黨外表現。總言之：革命的立場，是包含在黨的立場之內的，在黨的立場之外，別無所謂革命的立場。陳公博輩在中國國民黨的立場之外，另倡其所謂革命的立場，就不啻是反革命的立場。中國國民黨黨員起來！打倒站在反革命的立場上底改組派陳公博逆！



## 改組派是國民黨黨員嗎？

在黨內圖謀操縱把持，在黨外則肆意詆毀攻擊，不惜以本黨為孤注，違反黨的意志，破壞黨的紀律以敗壞黨的基礎的，乃過去共產黨寄生本黨的陰謀和企圖，其用意在於絕滅本黨的生命，攘奪本黨的國民革命領導權，劫奪本黨在國內的光榮的革命史和國民的信仰心，並欲假手於本黨以速售其賣國求榮的奸謀而遂其流氓專政殺人放火的野心。自清黨以後，其猥惡之真相愈形暴露，其仇恨本黨仇恨國民之意志亦愈堅強，故其詆毀攻擊本黨及國民者更無所不用其極。以共產黨而出此，當亦不足憐惜，蓋其賣國無恥之天性既成，所謂革命的立場復不相同，主義政策又各互異，自不能始終信仰本黨服從本黨也。但如同是本黨黨員而互立門戶，蹈共黨之迹，不與敵人相搏擊，反而對本黨肆意詆毀攻擊，搗亂現有革命的基礎，破壞國民一致聯合的戰線，若與黨有不兩立之勢者，是為黨的叛賊，其情必無可恕，其心尤為可誅，這就是現在所謂改組派的面目！

改組派之在今日，固猶自稱為國民黨黨員也，然夷考其行動言論，則幾一一蹈共產

黨之故智，而承襲其絕滅本黨生命的衣鉢，以與黨作殊死戰！這是黨員愛黨護黨應有的態度和行動嗎？他們所高唱入雲的，一則曰：「以黨言之，為組織與訓練問題」，再則曰：「以國言之，為與狄克推多制相反之民權主義問題」，試即就此二者而分析之：

(一) 以黨的紀律言 黨的力量表現，固然在賴有嚴密的組織和良好的訓練，因為黨而沒有組織與訓練，則不能合羣力以負重致遠，使黨的主義政策政綱，表現而為實際的政治，以謀國家民族的幸福。不過所謂黨的組織與訓練的問題，實際上完全是「黨」的自身的問題。離開了黨，就無所謂組織與訓練。譬如診病，醫生不診病人的症狀，即開方投藥，大家都知道他的荒謬；同樣的如站在黨外，換言之，即屏棄一切黨的紀律，而言黨的組織與訓練，其狂妄亦即不啻醫生不診病而投藥一樣。病者為醫藥的對象，黨即為組織與訓練的對象；醫生沒有病人為之對象即無從投藥，組織與訓練而沒有黨為之對象，自然也談不到組織與訓練了。倘有庸醫，不按病人之症象而亂投藥餌，其結果必葬送病人之生命；今改組派離開了黨而空言組織與訓練，其結果亦必使黨更陷於糾紛破碎而致於覆滅。蓋黨固應有嚴密的組織與良好的訓練，然此組織與訓練問題，實即黨

的自身問題，亦即黨的紀律問題。黨的紀律的良好與否，和組織與訓練是有密切關係的。換言之，即有良好紀律，而後有嚴密的組織和良好的訓練。紀律是黨的生命和黨的力量表現，黨沒有紀律，自然牠的組織與訓練亦必隨而渙散與空虛！則黨的政策，政綱與主義，即將無從而實現了。因為黨的力量就是黨員的力量總合的表現，這種總合的力量表現，如果沒有鐵一樣的紀律，以束縛之，固結之，則必各是所是，不至分崩離析不止。政所謂黨紀者，就是要黨員絕對服從黨的意志，接受黨的命令，換言之，即有黨的自由而無個人的自由也。本黨總章中紀律章內曾規定：「凡黨員須恪守下列各項紀律：一，遵守黨章，服從黨義；二，黨內各問題得自由討論，但一經決議即須絕對服從；……三，不得於黨外攻擊黨員及黨部；……」這種規定，凡屬黨員，都是應該遵守的；黨員真能恪守這種紀律，則所謂黨的組織與訓練問題，即不難迎刃而解，而黨的政策，政綱與主義，自亦不難實現。故求嚴密黨的組織與加緊黨的訓練工作者，必先以身作則，恪守一切應守的紀律，以一致的團結力，集中黨的力量，表現而為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精神，不此之求，而徒空號於黨外曰：「黨的組織須嚴密也，黨的訓練須加緊也」

，則其結果適足以增加黨的糾紛和分歧，破壞國民革命的戰線，與帝國主義者以可乘之機以自貽伊戚而已！這樣而說護黨，救黨，則護黨者適以毀黨，救黨者適以亡黨而已，何組織與訓練之可言！護黨，救黨，固黨員應盡之義務與天職；因護黨，救黨，以至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亦為黨員應有之決心與犧牲的精神，具有這種決心和精神以為黨奮鬥，為黨努力，吾人不特不敢有所誹議，且將從而欽之佩之，奉以為吾人之楷範。但改組派不惜以增加黨的糾紛和分歧為護黨，以敗壞黨的現有基礎為護黨救黨，護之適以毀之，救之適以亡之，其用心已可誅，其罪戾尤不可恕矣！

姑無論在現在的環境之下，是否有改組黨的必要，即退千萬步言，認為有改組的必要矣，然而這終不過一黨內的問題也。黨內的問題，黨員固可自由討論，黨而有改組的必要也，則發於中而動於外，集上下一致的力量以謀黨的基礎的穩固和健全，誰則曰不宜呢？本黨之能肅清一切反動份子，統一中國，均十三年改組之結果也。黨的改組，原所以增加黨的力量，發揚黨的精神，不僅有其自身的需要，亦所以應環境的要求。今改組派不特蔑棄十三年本黨改組的事實與原因，且違背黨的紀律，假改組之名而行破壞之

實；不求之於黨內而徒嘵嘵於黨外；更不惜勾結殘餘軍閥及反動勢力，以搖擊黨，消滅黨；以黨的組織與訓練為號召而復不惜破壞黨紀以自欺欺人。黨的紀律將以是而毀，黨的訓練與組織亦將以是而敗壞而分裂，黨的糾紛與分歧亦以是而增加！是則毀黨與亡黨之罪惡，完全為改組派所担負，其所謂愛黨護黨亦完全為別有用意的陰謀！以黨員而竟甘心毀黨，亡黨，絕滅黨的生命，敗壞黨的基礎，是叛黨也！故改組派之蔑棄事理固無論矣，即繩之以黨紀，改組派已自棄於國民黨矣。

(二)以國家和民族的自由平等言 我們知道，革命是有方法的，有步驟的，決不是高談理論和不顧事實可以成功的。國家和民族的自由平等，固為吾人之所必爭，然亦不能不周詳審慮以求成功之道而力行之。革命所以為民衆謀幸福也，其原則在能盡量減殺無謂的犧牲，出之以最善的努力而後可；不然者，決堤防河，徒資糜爛，則革命成功之日必為焦頭爛額之時，何成功之有？故求國家和民族的自由平等，固不是無代價無犧牲所可成就，然亦必知己知彼，策畫周詳，以不斷的毅力以求徹底的成功；換言之，即必須有最低的準備工作也。這種準備工作的完竣，亦即不管革命成功的實現，故革命之

成功與否，即可視其準備工作是否完成以爲斷。

但這種準備工作的完成決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須要有大無畏的精神和忍辱負重的毅力以經之營之，時機未熟之前自不免委屈以求全；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乃所以圖奮起於一時，而期其最後之成功耳。因爲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既不是口號和標語可以奏效，當然也不是急驟暴進，圖快一時可以成功的。準備未周，實力未備，從而致力於周且備，甯非要圖？所謂實力，當然不僅指軍備而言，軍備精良固足以壯外交的聲威，而內政的修明與民衆的一致，尤足以影響外交的成敗。欲在國際上求得國家和民族的自由平等，而對內不能有強有力的統一的中央政府和廉潔修明的內政，何異棄輪艦而言航海，亦徒見其浮沉而愈溺愈深耳。故欲求國家和民族的自由平等，必先樹立強有力的統一的中央政府，修明內政，以爲之先聲而後可。本黨過去的努力完全北伐，統一全國，與目前的實施訓政，編遣軍隊，實卽此種準備工作的着手；是不特爲全國民衆一致的要求，亦卽所以實現黨的主義，政策，政綱而繼續總理未竟之志也。乃改組派對於編遣公債，則反對之；對於中東鐵路，則主張讓送赤俄；對於共產黨，安福系，直魯

軍閥，與一切反動份子，則竭力聯絡勾結；故初則釀成共產黨廣州之燒殺，繼則引起桂系湘鄂之謀亂，最近又有張兪與西北軍人之叛變。此其破壞建設基礎，叛黨賣國之罪，真食肉寢皮，尚有餘辜矣！

茲更就目前國內國外的現勢分述之：

一，國際形勢亦然如舊，帝國主義之欲伺隙而動，未常稍減於往昔：中國的崛起，就自身而言，固為求國家和民族的自由平等；但如就各國而言，實即為帝國主義初步的崩潰；帝國主義者之仇視中國的革命運動與嫉妬本黨的觀念常與日俱深，挑撥離間亦無所不用其極，東北的日俄，西南的英法，雖赤白之不同，然其侵略固無異也，故就國際現勢而言，數十年來實如一日！

二，就國內言，政治的腐敗，財政的紛亂與軍隊的衆多，皆有刷新整理與編遣的必要。不過這并不是革命的結果，而是數十年來因襲的惡習；吾人既不能一無顧慮的肆意於一時，自不能不慎密籌劃以企於萬難中求生路，故編遣所以整理財政，亦即所以改善軍備，刷新政治也。不能編遣即不能整理財政，亦即無從改善軍備，刷新政治；則打倒

帝國主義與求國家和民族的自由平等的最低準備工作即無從着手，而吾人亦將永墜於被剝削侵略的深淵！

在這種內憂外患交相侵乘的環境之中，在中央工作者自不能不憂勤惕勵，深謀遠慮，審察緩急先後，而為最善之努力，是固謀國者所不得不然者也。吾人於此惟有上下一致，努力團結，鞏固黨的基礎，發揚黨治的精神，而以身作則，推行法令，導民衆於民治的正軌，促憲政時期的早熟，實為黨員應盡之責。蓋不如是，不特不能完成革命應有的準備工作，反適以暴露國民的弱點與帝國主義者以可乘之機，使國民革命愈趨於歧途，而國家與民族的自由平等的求得亦永成為幻夢。改組派放棄責任袖手狂吠，謀動天下之亂，既鼓其如簧之舌以淆聽聞，以惑民衆，更不惜勾結封建餘孽的殘餘軍閥，賣國求榮的共產黨以及全國一切腐惡失勢的反動派以企推翻現政府！是不特自棄於黨，亦己自棄於國民矣！

改組派認為「今日之事……為與狄克推托相反之民權主義問題」。但吾人視之，特不過失意政客與官僚及軍閥最後勾結反對本黨以爭權奪利耳，何有於狄克推托與



民權主義？

我們知道，本黨是以領導中國國民革命的責任自負的，是要以黨建國和以黨治國的，國民政府是本黨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設中華民國的政府；牠的責任，在軍政時期之下，一面用兵力以掃除國內之障礙物，一面宣傳主義以開化全國人心而促進統一；在訓政時期則派遣訓練合格的人員協助人民籌備自治；迨訓政時期完成，憲法頒布，全國國民依憲法行全國大選舉之後，始得解職而授政於民選之政府。這就是說在這個時期中，結束軍政與開始訓政的時期，中國的政權必操之於本黨之手；這就是黨的專政。在黨的專政時期中，黨的意志就是政府的意志；政府的責任也就是本黨的責任。故在這個黨的專政時期中，本黨同志應共同負責，這是整個黨的責任。這時可以說是黨的狄克推托，絕無所謂個人的狄克推托。因為政府不過受黨的委托以實現黨的意志，執行黨的工作而已。攻擊或欲推翻本黨所委托以行使軍政和訓政工作的政府，即不啻攻擊或推翻本黨。這種攻擊或推翻本黨的運動，祇可視為國內殘餘的封建勢力與本黨的鬥爭，是反動派與本黨的鬥爭，也就是建國大綱上所謂應「用兵力以掃除之」的國內障礙物，我們絕

對看不出這是民權主義與狄克推托制的鬥爭，尤其看不出這是黨的訓練與組織的問題。如果這是民權主義與狄克推托制之爭，則本黨以黨建國的精神即應根本推翻：總理所手定的軍政與訓政時期的工作即應棄而不顧，躡等而進於憲政，不待憲法的頒佈而授政權於全國民衆矣。然而我們試一環顧現在外患內憂交迫的環境，不特帝國主義者日伺於我之側，殘餘的封建勢力亦時蠢然思動，而民衆之幼稚與全國人心之未開化尙依然如故，其有待於本黨的領導和訓政的工作者實繁而且巨。在這種環境中如不能厲行以黨專政的原則，則總理數十年來努力革命的熱忱即將付之東流，而所遺付於吾人之責任必無以完成。所以這不僅是本黨的要求，實亦爲全國民衆一致的希望。這並不是本黨有獨攬政權的野的，爲國家和民族的自由平等計，亦不得不如是也。故我們認爲在本黨專政的時期中——即軍政與訓政的時期中——而假民權主義以陰謀搗亂或反抗本黨所委托的政府者，絕不是民權主義與狄克推托之爭，確是應該「用兵力以掃除之」的障礙物。這種障礙物是本黨所必欲撲滅而肅清的。我們已認爲欲求中國國家和民族的自由平等，祇有實現 總理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換言之，即中國國民革命的領導權，祇有本黨才能

負擔起來。黨的專政，實即此領導權的執行，必須經過軍政，訓政兩時期之後，本黨始得授政於民選的政府。這是 總理所詔示吾人之革命的途徑，是無論如何不容更易的。改組派既認現在本黨的專政為不當，而認他們的掙扎為「與狄克推托相反之民權主義問題」的掙扎，則其欲推翻本黨，與本黨爭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已彰彰明甚。這種立場，決不是黨員所應有的，且不是本黨所許可的，故無論就黨的紀律或國家和民族的自由平等的立場看來，都可證明改組派已非本黨黨員而自甘於反動矣！

我們從前認為改組派是站在黨的立場和革命立場的本黨同志，不意竟自儕於反動之列！是固彼等個人的不幸，實亦本黨之大不幸也！不過我們從此要認清了，改組派已不再是我們的同志了，他們已是我們革命過程中的仇敵了，我們應該努力肅清他們，撲滅他們，以鞏固黨的基礎，發揚黨治的精神，而促國民革命的成功，這是我們所應該盡的責任呵！

改組派陳公博等擾害黨國之罪惡與陰謀

改組派是一切軍閥餘孽官僚政客黨痞等所構成的一大反動集團，陳公博，顧孟餘，王法勤，柏文蔚，王樂平，朱霽青，白雲梯，陳樹人，潘雲超，郭春濤諸逆，即為其中堅人物，現在將陳公博等歷年來種種行為，加以詳細評述，俾我同志同胞，得以瞭然於彼輩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當民國十一年，本黨總理蒙難於廣州白鵝潭的時候，共產黨曾與陳炯明一度勾結，由陳炯明月助五百元給陳公博在廣州辦羣報，（其時陳公博為中國共產黨四大要人之一，民國十年七月共產黨在上海開代表大會時，陳公博曾為廣東共產黨之代表），當時陳公博在羣報上所編的「討孫記」「蕩寇誌」等文，真是連篇累牘，寶盡氣力，極盡詆毀總理謾罵本黨之能事。於此可見陳公博自始何曾有過革命的思想？則其後來加入本黨之動機，以至終於背叛本黨之事實，早在彼未加入本黨以前判定了。

民國十三年春，總理改組本黨，廣納覺悟之青年與革命之民衆，以期增厚革命之力量而速國民革命之成功。陳公博乃認為千載一時之良機，遂搖身一變投入本黨；實則已包藏禍心日謀於黨內分割一部勢力，預蓄日後背叛本黨之志。故當總理逝世以後，

即在粵明目張胆，與共產黨狼狽爲奸，挾共黨之威勢，竊得政權，一躍而爲本黨中央委員兼農民部長，及廣東農工廳長；身兼無數要職，極一時之煊赫。副更野心勃勃，漸復其本來之面目，與顧孟餘陳樹人輩，甘爲共黨之鷹犬，利用汪精衛先生左派之說，引青年於惡化，迷民衆於歧途，而將右派之頭銜，加諸本黨忠實革命領袖之上，使不敢對彼輩陰謀有所糾彈。離間挑撥，縱橫捭闔，遂以造成本黨近數年來分崩離析的惡因。

民國十五年，本黨遵依 總理遺志，由粵出師北伐，陳公博輩則乘軍事進展之秋，努力助共黨爲虐，培植勢力，遍佈爪牙，以操縱把持各地之黨務及民衆運動。不半年間，共黨勢力遂橫溢於粵湘贛等省，而浸浸乎有篡奪本黨之趨勢。迄武漢克復，長江底定，中央由粵北遷，聲威播於全國，而共產黨徒惟恐本黨統一全國，不利於彼篡奪本黨以孝順赤俄之陰謀，遂千方百計，竭力攻擊本黨忠實革命領袖。而陳公博輩甘受嗾使，仰其鼻息，於是在武漢高唱「反共產即反革命」之口號，誣譏勞苦功高之軍事領袖蔣介石同志爲新軍閥，奉陰狠險毒之鮑羅庭爲太上皇，對於兩湖民衆，大張其殘殺焚掠之毒焰，而陳公博輩果加官晉爵。其一時一彈冠相慶，躊躇滿志，固屬有氣節者所莫能擬其

項背也。

陳公博之初爲共黨而捧陳炯明，繼加入國民黨，終又復投入於共黨之懷何哉。蓋彼輩一心一意所計較者，無非權利。只要能得到權利，則捧陳炯明以罵孫中山先生可也，依附共黨以破壞國民黨及屠戮民衆亦可也。只要政治部主任有得做，農工青年等部長有得當，就明知共產黨之陰謀害國，亦樂與勾結；其時共黨在武漢之所以氣餒萬丈，就是陳公博輩助桀爲虐之所致。陳公博輩既利令智昏，故時時刻刻莫不想以惟一領袖自居，但其結果，却是自己的人格信用，一齊破產；其故無他，歷史還不到，勞績還不够，誠信未足以服人，勉強做去，是不可能的。所以陳公博輩一切錯誤的根源，就是在其支配慾太强。因爲支配慾太强，故一切擾害黨國殃禍人民的卑污勾當，都不惜做出。

十六年秋，武漢劑共清黨，雷厲風行，陳公博輩見環境不佳，乃變更手腕，一面慫恿共黨重要爪牙張逆發奎等，假追賀龍葉挺爲名，回師廣東，另圖大舉，一面竟恬不知恥，自命爲本黨忠實黨員，在武漢組織政治分會，把持壟斷武漢之局面，而遙爲抵制中央。迄張發奎抵粵，遂即聯袂南返，連日在廣州舉行其冠冕堂皇之「葵園會議」，擬在

粵另組中央黨部，及召集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嗣以恐名不正言不順，不足以號召，故乃改組廣州政治分會，設立軍事委員會分會，改組省市黨部，佔領軍事政治機關，肆意恣睢，隱然與中央對峙。其時陳公博輩既已身膺要職，重握廣東政權，故共黨重要份子楊匏安，羅綺園，蘇兆徵，彭濟等，皆紛紛乘機託庇于陳公博輩勢力之下，復行嘯聚廣州，分遣黨徒，指揮向受共黨操縱之工人代表會所隸屬各工會，大肆活動，其縱容袒庇共黨之事實，曾已彰彰在人耳目。

是年十一月十日，陳公博輩已安定背叛中央之計劃，乃公推汪精衛李濟深代表赴滬，陽為籌商中央全體會議，陰實使李離粵，疏其防範，在使汪離開，留作辯護，以易達到其目的。故遂於十七日與張發奎黃琪翔薛岳等，在廣州發難，圍繳粵桂軍在廣州附近之部隊，屠殺黃埔軍校學生無數，實行篡奪廣東省政府，在市內遍貼：「打倒南京政府」「反對亡黨的清黨」「恢復容共政策」「擁護左派領袖」等荒謬絕倫之標語，並逮捕本黨忠實同志，盡行釋放清黨時期被捕囚之共產黨約四百餘人，縱容其公開活動，以助張逆焰。由此醞釀至十二月十一日，共產黨焚殺廣州之慘禍，遂爾實現，赤燄滔天，殘

害民生；廣州市繁華完善之區，頃刻變爲灰劫；追源禍始，卽果尋因，陳公博輩實百死不能蔽其罪。其時中央仍本愛護同志之懷，未忍遽予嚴重之處懲，僅將陳公博輩加以檢舉，留待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處分，是中央對陳公博輩，總算曲予優容，至再至三，猶希冀其能幡然改悔，挽救其錯誤，以共謀黨事，孰意陳逆輩仍怙惡不悛，漸漬愈深，竟至復向中央作虎狼之反噬耶？！

陳公博輩釀成廣州共禍後，卽大捲款項潛逃香港，銷聲匿跡，以隱其奸；繼因野心未死，又於十七年春，來滬重事活動，復振起其前此在廣州替陳炯明辦羣報之精神，刊行所謂「革命評論」，繼續高唱其左派之老調，一時反動之刊物，遂如風起雲湧，大多爲陳公博輩直接間接所指導，一方面官揚唯物史觀與階級鬥爭的理論，說國民黨要專爲代表小資產階級和農工階級；一方面對本黨反共最烈的領袖及負責同志，肆意詆毀，攻擊不留餘地，差不多個個都是反革命，都應在打倒之列。弄得空氣異常緊張，社會杌隉不安，是非黑白，淆亂莫辨。當時情形，宛如清黨以前共黨猖獗發爲似是而非的議論，一般忠實同志也曾被其麻醉過而忽略其本來面目，無形中被其利用的時候一樣。陳公博輩在



滬玩這種把戲，雖然在表面上不承認是共產黨，但言論上完全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方法上亦完全是一套共產黨的老把戲。常言道，「人以品齊，物以類聚」，陳公博輩既在滬宣揚唯物史觀，階級理論，而且高揚左派之旗幟，做攻擊國民黨的先鋒，尤其是極力攻擊本黨忠實之革命領袖，於是一般意志薄弱之青年，與國民黨之墮落份子，及被各地所驅逐之共產黨徒，均如蠅逐臭般的，投奔於陳公博輩麾下；而陳公博輩爲要擴充自己之勢力，來重謀大舉，故對於此般人之投奔，不但歡迎之不暇，並且還極力設法收買。所以一切反對國民黨反對中央之徒，都在陳公博輩攻擊中央的掩護之下，來做左派，來借刀殺人。據說陳公博還將其在廣州政治分會所捲逃得之公款二十四萬元，（廣州政治分會曾匯交蔣總司令軍費念四萬元，由陳公博經手，而蔣總司令却始終沒有收到此款，去年六月，國民政府曾函詢陳公博，要其交出，）拿出一部份來，開辦了一個叫做大陸大學，來收容這一般所謂左派，儼然以學校來作根據地，指使其一般左派嘍囉，大刊其民衆先鋒，青戰，貫徹，前進，民意，民心，民主，革命戰線等反動印刷品，在滬大肆宣傳，極力淆亂是非，煽惑青年，且組織所謂，AA、BB、CC、DD等小團體，實行赴各地方

黨部搗亂活動。其爭黨的地位之野心，着實比軍閥爭地盤還要利害。所以弄到本黨裏面只有黨爭運動而沒有革命運動，中央或各省黨部所接到的報告，只有黨務的糾紛，只有小組織的搗亂，陳公博輩之如此積極挑撥搗亂，跡其用心，無非是欲使艱難締造的統一局面，重歸於破裂，以冀造成其重行攫奪政權之機會。

陳公博輩既搗了農工小資產階級同盟革命的招牌，高唱左派的論調，到處招搖煽惑，投機取巧，希圖麻醉一般青年，作其政治鬥爭之工具，更復進而收攬本黨墮落份子，及勾結西山會議派以壯聲勢。再有一般共產黨的落伍份子亦隨聲附和，互相勾結，遂成功了一個醜態醜穢的改組派，而以陳公博，顧孟餘，王法勤，柏文蔚，王樂平，朱霽青，白雲梯，陳樹人，潘雲超，郭春濤等，爲其中堅，居然以重行改組本黨自命。然猶恐自身的聲望，不足以號召羣衆，乃又假汪精衛之名義，及各級黨部之名義，以爲活動。實則汪遠居海外，是否與彼輩一致，尙不可知？至各級黨部聯合辦事處等名目，更不知是何種牛鬼蛇神也。今歲春，本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鑒於改組派首魁陳公博顧孟餘之卑鄙墮落，故毅然執行黨的紀律，將其開除黨籍，藉爲破壞黨紀者誡；乃陳公博輩以既

繼於黨，復棄於人，乃嗾使其改組派旗幟下之匪囉，捏造各省黨部及海外黨部之名義，發出傳單通電，詆毀攻擊三全大會，不遺餘力；并且大施其挑撥撞騙賣空買空之卑污伎倆，利用馮玉祥據地自私之野心，煽動其在西北反抗中央，以圖僥倖底達其奪取政權之目的。夫三全代表大會，係照二屆四次全會五次全會之決議而召集，乃本黨正當之法統。而四五兩次全會中王法勤王樂平潘雲超陳樹人柏文蔚白雲梯郭春濤輩均曾一致出席者，今彼等反對三次代表大會爲非法，卽自承其前次之行動爲悖謬，其不齒於國人真不是偶然的呀！至於彼輩所煽動之馮玉祥，當其欲發動之始，卽遭衆叛親離之禍，不旋踵卽已倒敗。而陳公博輩乃不得不另謀捷徑，以進行其搗亂破壞之陰謀，於是更窮兇極惡，不惜聯合桂系軍閥及北洋軍閥段祺瑞張宗昌吳佩孚陳炯明等餘孽，搗亂於南北。聯合研究系安福系等一般政客官僚，鼓惑於四處，成爲一反動的大同盟。處心積慮，企圖搗爛內亂，破壞統一，以顛覆中央之陰謀與野心，已無所不用其極。但吾人試回顧過去之經驗，反動派之陰謀愈甚，而中央之基礎反愈形鞏固，反動派之叫囂愈烈，而革命勢力反愈益進展；帝國主義者，軍閥，共產黨，西山會議派等，無一不會以全力向中央進攻。

不惟未嘗動中央之絲毫，反使中央在反動環攻之中愈益穩立。今改組派既又襲用軍閥共黨之故技，以圖遂其顛仆中央奪取政權之陰謀，則惟有再給其以嚴重之教訓，使其成爲軍閥共黨之續而已。中央之基礎，已十分穩固，任何反動派之任何攻擊，均不足以動搖的。

自前月發現赤俄利用中東路以赤化我國危害政府之陰謀事件，中央採斷然之處置，驅逐赤俄共黨，收回中東路之後，改組派陳公博輩，卽又藉此爲攻擊本黨中央之口實，謂此項處置，爲故意抨擊反帝國主義最烈之赤俄，以獻媚於國際帝國主義，希博帝國主義之歡心，而進與之妥協者。故又肆行詆毀中央，並極力反對收回中東路，其不顧國家民族生死存亡之危急，猶作幸災樂禍之譏誚。喪心病狂，竟有至於此者！是可見改組派陳公博輩，又豈止爲擾害本黨之叛徒，抑且爲甘心賣國殃民之蝨賊矣！不特此也，中央之進行實施編遣，裁兵建國，而陳公博輩亦嗾使其改組派腹囉，捏竊團體之名義頒發宣言通電，反對中央發行編遣公債，企圖破壞裁兵大業之進行，同時並盡力誣讒中央之負責領袖，務求破壞民衆對中央之信仰，陷本黨於萬劫不復之境，其居心之陰險狠毒，比

共黨尤爲過之。最近竟敢更進一步，不惜奴顏婢膝勾結赤俄，甘受赤俄數百萬盧布之接濟，（已匯到上海者二百萬，滙往香港者一百萬）進行更大規模之反抗中央運動。一方面明目張胆，另組中央黨部，居然宣稱仍以其第二屆中央委員之資格，繼續履行其職權；並預備另行召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否認現在中央之一切組織法令及對外條約。一方面則積極利用盧布之魔力，慫恿張發奎俞作柏等逆，舉兵背叛中央，并勾通孫良誠宋哲元石敬亭等逆，重行叛變於甘陝，使戰禍起於內，赤俄攻於外，內亂外患，兩面夾攻，以窮中央之應付，冀從此達其奪取政權之目的，跡其用心，非將莊嚴燦爛之中華民國，拱手奉於赤俄不己者。中央是始忍無再忍，知非嚴厲制之以國法，實無由戢其反動之野心，故特明令通緝陳公博等十人，務期拿獲嚴懲云。

西北軍叛變的內容，很有複雜，而且變化得很多，本來改組派是想拿張發奎俞作柏的軍隊，和西北馮系的軍隊，來做擾亂黨國的工具，以謀反抗中央的，後來因爲馮玉祥狡詐陰險，改組派反而被他所利用了，馮玉祥因爲利用改組派挑撥離間的慣技，借着張發奎俞作柏叛變的機會，同時又借蘇俄帝國主義侵略中東路的機會，以圖最後之一逞，

當時蘇俄帝國主義已接濟他軍餉，五十萬元的發動費，已經被馮玉祥拿去了，發動後蘇俄再接濟他五百萬元。同時改組派又做他的後盾，別人以為西北軍隊已受了改組派的騙，其實改組派也受了馮玉祥的騙；凡是騙人的人，結果沒有不受人騙的。馮玉祥的心目中，簡直是沒有黨，對於革命毫無誠意，他的誠意，就是要破壞中國國民黨，中國國民黨被他破壞了，他的反革命軍隊，可以存在，乘機大做其反革命工作，所以不光是改組派上了馮玉祥的當，就是從前的軍閥官僚如北洋派研究系等，也看清楚了馮玉祥向來的慣技，不屑與之為伍。現在他們的結合，是暫時的。前次馮玉祥給改組派的一個電報，被我們截留了，這一個電報就是要改組派煽動兩廣的軍隊，在十月十號以前發動，我們看見了這一個電報，就曉得馮玉祥不光要破壞本黨，並且厚著他的臉，想和改組派改組本黨，這真是笑話。後來馮玉祥因自己利害有關，不願意做改組派的工具，所以他的軍隊改了一個國民黨的名義；而改組派的意思是要馮系軍隊，以護黨救國軍的名義發動；因此他們就鬧了意見。結果馮玉祥的軍隊，還是用國民黨的名義，馮玉祥竟做國民軍的總司令，假意救宋哲元代理，實際上西北方面所貼的佈告，國民軍的總司令，仍

是馮玉祥，副司令是宋哲元。馮系軍隊，自用了國民軍的名義後，改組派已消聲滅跡，無活動餘地。但是馮玉祥爲什麼要用國民軍的名義呢？因爲馮玉祥不知黨爲何物，他想恢復民國十三年的狀態，組織反革命的北京政府，反抗中國國民黨，再使人民在軍閥鐵蹄之下過生活。所以改組派見馮玉祥用了國民軍的名義，才恍然大悟，曉得自己的計劃失敗，竟被人家利用了，同時又遭全國人民所唾棄。所以西北的叛軍，自用了國民軍的名義後，我們黨的基礎，格外來得穩固，改組派的僞用，也完全掃地，他的挑撥離間，招搖撞騙的手段，已完全有事實證明出來了，無論那一個人都不要他，即叛變的軍隊，亦不屑理他；此因我們覺得這一次西北軍的叛變，越使我們的革命很快地成功。西北軍一日不剷除，革命無成功的一天，而黨的基礎也不能穩固，這是很明顯的。所以改組派的反動，使中國國民黨的基礎，益加穩固，西北軍的叛變，是促成我們革命的成功。

總之，改組派陳公博輩最大之罪惡，爲假冒國民黨的名義，抄襲共產黨的理論，妄以本黨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的口號，意圖引起國民階級鬥爭的情緒，使本黨的國民革命漸變爲農工暴動，而造成社會恐怖。次則麻醉青年，唆使青年逞意搗亂，斷絕其學問上

技能上之進步，浸至於反革命，斷絕民族的生機，三則師法共黨故技，到處招搖撞騙，投機取巧，專事小組織之活動，以破壞整個的黨，使黨的信仰，意志，力量不能集中，障礙革命之進展。四則破壞和平統一，分裂革命勢力，假竊名義，對於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任意誣譏，對於中央政府的策劃，妄肆狂評，對黨內負責忠實同志無理詆毀，務求破壞民衆對於中央之信仰，使國民革命陷於萬劫不復之境，五則勾結軍閥餘孽，共產黨徒，肆行煽惑，構成內亂，陰圖破壞編遣之實施，反對收回中東路，更甘心作赤色帝國主義之工具，企圖顛覆黨國，將中國奉於赤俄。綜合以言，改組派陳公博顧孟餘輩及張發奎俞作柏孫良誠等逆，不獨爲黨國之罪人，抑且爲全民之公敵。若果讓其陰謀僥倖成功，則本黨過去之一切光榮歷史，將爲之毀棄無餘，而民衆必致重召焚殺之慘禍。政治局之大混亂，亦將隨之以起。赤白帝國主義者更不勞一兵，不發一彈，可以坐收漁人之利。國家與民族，必將隨之而淪亡。前爲行文便利，只以陳公博輩代表改組派，實則其中分子能力較陳公博不如，而行爲又卑鄙過之者，真有更僕難數之勢，茲亦不屑詳述之。同胞乎！同志乎！際此內憂外患生死存亡之緊急關頭，惟有精神團結，爲黨除害，爲

### 改組派之真面目



國鋤奸，先以全力戡平內亂，則外患不足慮。故宜一心一德，擁贊中央，積極協力撲滅此叛黨賣國之改組派陳公博逆，并剷除助改組派禍國殃民之張發奎俞作柏孫良誠宋哲元等叛賊，以肅清共黨之餘毒，而鞏固黨國之基礎，保障革命的統一與和平，保障三民主義之光榮的勝利。中國國民黨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 斥改組派誣蔑三全大會

本黨自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出師北伐，艱辛進取，曾內遭共黨之摧殘，外受軍閥及帝國主義者之壓迫，分崩離析，瀕危者再。幸賴各忠實領袖之精誠團結，共挽狂瀾，始能於盤根錯節之中，鞏固黨基，統一中國，以安順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了本黨今後努力之方向與綱領。此實爲本黨起沉振廢繼往開來之絕大轉機。不特本黨同志額手以相慰，却舉國同胞亦極抱深切之同情，國民革命之進行，將必更因之而發揚其新生命與新活力，日益趨於暢順之途徑。乃改組派陳公博輩竟喪心病狂，肆意誣蔑三全大會，以圖淆亂國人之視聽，而遂其挑撥搗亂之野心。似此信口雌黃之謬論，固爲國

人所共擯棄；然亦不能不據法理以闢其荒謬，據事實以爲國人述明也。

三全大會，遠跡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源，近承四中全會五中全會之緒，且依據黨章斟酌學實以促進其完成。是其系統相尋，於理無忤，於勢至順，無待贅言。惟改組派陳公博輩乃傲睨於大會代表多爲中央所指派不符民主之精神的偏見，積極反對二全大會不遺餘力，此固於三全大會之本身絲毫無損，却反見彼輩自絕於黨國者之心勞日拙而已。

查黨章所載：「全國代表大會之組織法選舉法及各地方應派代表之人數得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規定之」，是則代表選舉在法理固有明文，然揆以當時事實，則指派之辦法，於三全大會之效能，亦不爲無據。蓋自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還，本黨一方面既已汲汲於繼承總理遺志，艱辛北伐；而一方面却橫被共產黨之陰謀危害搗亂摧殘，以致分崩離析，黨統幾絕，雖四中全會，重奠黨基，然整個黨內早已遍體創痕，糾紛益繁，而三全大會常會之期，亦且因之而逾限。在此黨的內部尚未健全三全大會更萬不可緩的艱困情況之下，若要各地黨部均以純粹的民主方式選派代表，在事實上固有所未能，而在理

論上亦難期其產出健全之中央領導機關。故中央爲黨的整個前途順利進展計，乃不得不參酌事實依據黨章，以定出良好穩妥之辦法，俾得促成三大大會之舉行。用是始有適應實際需要的大會代表產生原則之規訂：「全國代表大會之代表，依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例，由省市選出全額之半，中央指定全額之半。」「甲，凡省或等於省之黨部，於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以前正式成立，經中央審查認爲組織健全者，其代表則完全由黨員選舉；乙，於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以前正式省黨部尚未成立之省（或等於省），其代表由該省黨務指導委員會負責指導所屬黨員，依照中央所規定之選舉法，選出加倍之人數由中央圈定，或由中央指出加倍人數，由省或等於省之代表大會選定之；丙，於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以前，縣市以下之下級黨部尚未組織健全之省（或等於省），其代表由中央指派之。」此項辦法訂定之後，三大大會方克如期安全舉行，是可見中央指派大會代表之辦法，乃爲不得已中之一種最切合實際與需要底穩妥舉措，而非中央故違黨章中之選舉規定，固彰彰明甚。况大會代表指派之辦法，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早已有此先例，亦非中央之所獨創。至若謂黨章中無此指派辦法之規定，當不能算爲有效，然則三大大會

之展期一年，顧黨章中亦是無此項展期之規定者；是二全大會亦即可因此而無効耶？可見此完全是爲事實所限之問題，而非中央故違法理之問題，其義益明。中央於不得不遷就事實之中，而仍力求與法理符合之苦衷，凡屬黨員，莫不共喻，而改組派陳公博輩乃竟斤斤撫此爲反對三全大會之口實，設非另有居心，何而爲此！

陳公博輩又指謫三全大會之組成，爲違反民主之精神。但我們試觀大會代表之統計：其爲直接選舉產生者八十九人，選後圈定者一百十六人，由中央指派者一百五十一人，（列席代表不計）。其中選後圈定者，乃是由選舉而來，雖經中央加以圈定之手續，然其用意亦不過是慎重選舉而已，固仍不失爲直接選舉也。由是可見大會代表之爲直接選舉者實達二百零五人，約佔總數百分之五十八，其由中央指派者祇一百五十一人，祇佔百分之四十二，兩者相較，則選舉之數實超過於指派之數，大會記錄具在，不難證明。是則三全大會之組成，不僅絕未違反民主之精神，而且與本黨民主集權之原則，亦無不合。綜是以觀：三全大會在法理上實爲合法之大會，在事實上亦爲吾黨繼往開來之必要集團，其義甚明。捨此大會，將不能再於本黨規章中尋得更合法之權力機關；捨此大

會，將不能再於本黨組織中，求得鞏固黨基之最妥辦法；是於會成之後，愈見本黨忠實領袖之團結精誠，愈見革命勢力之日臻磅礴；試問改組派誣衊「三大大會爲違反民主精神」之說，又何所見而云然？若硬謂中央指派代表半數，卽爲不符民主精神，然則如改組派所領導下之什麼「各省市民衆團體聯席會議」，及什麼「中國國民黨各省市黨部海外總支部聯合辦事處」等等，當可謂爲極符合民主之精神嗎？試問「各省市民衆團體聯席會議」的代表所代表底什麼某某工會，某某商協，某某農協，某某婦協，某某學聯，某某總工……等等團體，又何曾選派有此種代表去參加什麼聯席會議。不過是改組派捏造及假竊其團體名義，來幹的勾當罷了！像這種的民主精神，真是令人五體投地了！而且在本黨鐵的組織之下，更是絕對不容許有何種橫的組織的，是又何來什麼「中國國民黨各省市黨部海外總支部聯合辦事處」？這也不過是徒彰改組派之自欺欺人，行爲卑劣而已。更何有於民主之精神？

我們知道：大會代表之產生，總不外乎指派與選舉兩法。雖選舉似較指派爲合乎民主，然而流弊所及，不健全之選舉，其弊害實較指派爲更甚，因其可以任何種投機份

子有混入的可能，危險有不堪設想者，前此二全大會之被共黨混進操縱，即爲其最顯明之例證。故中央對於大會代表，不但極希望能由組織健全之各地黨部直接選出，就是其未組織成立者，亦是很希望其能早日成立，以適用選舉辦法的。中央之所以不得已將三全大會召集之期一延再延者，亦不過是想待各地黨部之能逐次組織健全，以得極力避免援用指派之辦法而已。何況爲着整個黨的前途順利進展着想，則指派亦未見得是比選舉爲有弊害，有時其良好影響或且反過之呢。譬如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是由半數指派，半數選舉，而結果獨佳，幾乎本黨改組後的光明，都是由此次代表大會發揚出來。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雖是由選舉方法產生，然其間共產黨就得混進而佔多數，且爲共產黨所包辦操縱，以致于釀成以後絕大的糾紛，幾乎本黨的生命都爲共產黨送掉，這也可以證明選舉之不一定勝于指派，指派亦不見得比選舉爲有弊害。三全大會之召集，既已爲着力求健全之選舉而一再遷延（此不過是遷延最要主因之一），故中央爲避免前此二全大會代表選舉被操縱把持之覆轍，以促進三全大會之安全如期舉行計：乃不得不兼採指派之辦法，以救其窮，當然是爲黨員所共喻者。

我們又試從另一方面觀察本黨選舉指派之意義：在一般民治國家裏的選舉，其意義大都不外乎要選出幾種勢力的代表，來於一個場合中相互角逐的，故其選舉是含有競爭性的，若是改由某一種權力關係來指派，其根本上即與選舉意義相衝突，是不可行的。至若本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所代表的是黨員，黨員在同一黨義訓練之下，意志是相同的，所以無論那地方黨部所選出的代表，其意志亦是不許有二致的，可見大會代表的選舉，不過僅是含揀選人才之意而已。在黨部組織健全的地方，採用選舉的方法，固然很可以達到揀選人才之初意，及符合民主之方式，在組織尙未健全的地方黨部，為避免選舉的流弊起見，就直接由中央以指派代選舉，只要中央以揀選人才為標準，在意義上與選舉亦并不衝突。所以在三大大會會期前一月尙未能正式組成之省市黨部，其代表實無術使其由選舉而產生，則其由中央代為指派，雖是不得已之中一種最適當之方法，然其精神，固與選舉亦無不合。

我們更從此次三大大會前之實際環境，來觀察中央指派半數代表之必要：在三大大會之前，雖然清黨已漸成爲過去之事實，然而共黨餘毒和一切反三民主義的理論和行動

，依然未能清淨到黨外去，並且腐化的官僚政客和一切投機份子，都乘着本黨軍事的進展，而力謀混進黨內來。加以各地黨部糾紛頻仍，而黨內小組織又在伺隙以操縱選舉。在此種種複雜情況之下，各地黨部復多未整理就緒。若大會代表之產生，稍一不慎，則黨的危險——腐化器化份子盜竊黨權的危險，便可立至，其結果不僅不能產出健全之中央領導機關，甚或竟至重蹈二全大會之覆轍。故中央為鞏固本黨的基礎與保障本黨勝利起見，仍不得不使本黨的忠實幹練同志能盡量參與二全大會的選舉和被選舉，使三全大會成爲純粹二民主義的總集團，能充分的維持及鞏固本黨歷史之基礎，并發揚本黨歷史之精神。爲要貫徹此兩層意義起見，故對於凡是妨礙於純三民主義的代表大會者，皆設法排除，凡有足以助成純三民主義的代表大會者，皆設法促進。所以三全大會的代表，除由各健全地方直接選出外，中央對於不健全之地方黨部，當然也可以推派忠實幹練同志若干人，以補救各地方選舉之不足，使忠實幹練或有奮鬥歷史的同志，能盡量參加在代表大會之內的。

綜上以觀，可見中央指派三全大會代表半數之辦法，不特根本未違黨章之規定，抑



且亦絕未違反民主之精神，其召集手續之合法與穩妥，皆爲全國黨員全國民衆所共見共喻者。改組派陳公博輩，因自知不能見容于黨，復棄于人，且未獲被選，故乃老羞成怒，加三大大會以「違反黨章及不符民主精神」之誣讒，企圖淆亂視聽，藉以破壞三大大會之信用。此其伎倆之卑污，其居心之陰狠，固宜爲本黨同志所擯斥。爲全國民衆所不齒也。

### 改組派何以要反對對俄交涉

打倒帝國主義，求國家和民族的自由平等，這是本黨領導國民革命的最高原則。根據這個原則，則凡對我懷侵略野心的帝國主義都應該打倒，固不必問其爲赤色或爲白色也。俄國之於中東路破壞協定，侵我權限，固已盡人皆知；而尤更進一步，假中東路爲宣傳共產機關，以圖顛覆我國的政治，擾害我國的治安。這種行動，只要稍有生存意識的國家俱在所不容。中央此次對俄的交涉，無論是被動抑或主動，然就事論事，絕不能說是爲個人謀利益或藉以欺騙國人的舉動，而改組派竟以現政府的對俄外交是：「以民族利益爲幌子，爭取時代表的統治階級的利益」的外交。這種蝕掉人心的說法，絕不足以掙掣現政府對人民的信仰，而其如此持論的理由，可得而分析之如下：

一、他們認爲「拿赤色帝國主義與白色帝國主義的勢力比較起來，至少可以看見赤色帝國主義，沒有白色帝國主義能夠控制中國的金融，沒有白色帝國主義始終不肯撤廢不平等條約，做他們攫取特權的保障，更沒有內河航行權與內地設立的大規模工廠，壟斷中國航運與工業，使國民黨的民生主義陷於永劫不能實現的境地……」這意思就是說：我們現在祇應該打倒白色帝國主義，不應該向赤色帝國主義進攻。現政府竟向赤色帝國主義進攻，就是「以民族利益爲幌子爭取所代表的統治階級的利益」的證據。

我們承認俄國在中國境內的經濟勢力，誠然不及白色帝國主義者那樣的大，但是不是這樣就可以反證赤色帝國主義者不能妨害中國獨立自由了嗎？蘇俄遠東銀行是不是等於滙豐正金等銀行之想來吸收我國人民的汗血？中東路之於滿洲是不是等於白色帝國主義者之壟斷我國航運？我們看年來共產黨在國內燒殺，搶掠，所到赤墟，其害於國計民生，實亦不亞於白色帝國主義的剝削！其操縱指示者爲蘇俄，輸餉送械者則蘇俄所經營之中東路與遠東銀行等商業機關。俄國在中東路的活動，如不強力制止，則中國共產黨的暴戾恣睢亦必有加無已。共產黨的援援既不能根本斷絕，此後的燒殺搶掠自亦必無從

肅清，則所謂訓政與建設亦將無從着手。滿蒙人民所受蘇俄赤賊虐待而拋灑之血淚，南方各省所受共產黨匪燒殺而釀成之恐慌，其去白色帝國主義者所用之砲艦政策相差究有幾何？改組派諸無賴賤奴只曉得躲在白色帝國主義者的租界裏面，暗接赤賊的盧布而高喊打倒帝國主義，其與共產黨之甘認蘇俄爲父母者相去又有幾何？以改組派這樣的背景和立場，而又想來批評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試問國人其誰能信？

其次，白色帝國主義者固始終不肯撤廢不平等條約，但赤色帝國主義者也未見有撤廢不平等條約的誠意！中俄協定不是明明白白規定兩國不得作不合乎國情的宣傳嗎？然而俄國年來對於我國的政策怎樣呢；就暫行管理中東路協定而言，曾有規定；本鐵路各級人員按照中俄國人民平均分配原則任用一條，而事實上中國人員還不及蘇俄十分之二，主要任務，中國人員全然不能參與。至於營業利益的分配，更不許中國人有絲毫過問的餘地，最爲奇怪的是中東路並不是一個交通機關，而是蘇俄政府圖謀赤化中國顛覆中國政府的大本營，這樣以經濟侵略的方式并作政治擾害的工作的赤色帝國主義者，我們還可以容忍他而與之爲友嗎？再從最近幾個月中的經過看起來，蘇俄赤軍的殘暴行爲，

其遺羞於人類者已不足與言任何情理。豈尙可與談平等自由嗎？改組派居然肯認蘇俄經濟力量不及白色帝國主義者之大。遂以其對待中國爲比白色帝國主義者和平，不惟昧於事理，實屬毫無心肝之尤耳。

改組派諸賤賊明知全世界均一致不齒蘇俄之鄙行，而又不肯承認國民政府對俄所取之策略，及改易其腔調曰：「在原則上，蘇俄利用中東鐵路在中國境內宣傳共產，援助中國共產黨，破壞中國革命的統一陣線，顛覆國民黨的政權，我們也認爲有強力制止的必要……」這雖然是他們矛盾性的暴露，然也可見他們良心上的主張。但站在他們的立場是不允許他們說這種話的，於是他們又不得不再找出滑稽的反對理由來，他們說政府之所以敢於對俄強硬的原因有二：

1. 『知道蘇俄不會開戰。』蘇俄真的不會開戰嗎？不開戰的理由是什麼呢？是不願抑或不能呢？然而自我方接收中東路以來，俄方即已躍躍欲試，侵滿洲，擾綏芬，掠同江。最近且有進攻黑河之勢。凡此種種，幾無處不顯示其強盜式的侵掠行爲，而謂爲不願開戰，誰則信之？然則是不能戰或不敢戰嗎？以俄國內的情形看來，確似有不能戰的苦

衷，且俄自革命以後，屢唱和平，高談非戰，如於此時因自己的侵略罪惡被揭而宣戰，其如向所高唱入雲的論調何？故俄之不戰，或則顧慮到國際上的地位，或則國內實力未備，謂之不能戰不敢戰則可，如謂為不願戰則非。但無論我政府所逆揣於俄者為不願戰，抑不能戰，固亦兵家知己知彼之慣例，謀軍事與外交的勝利所不可免的步驟。怎樣可用以為反對的口實呢？難道要政府既冒了對外作戰的絕大危險，而復強政府以逆知必敗以自取滅亡，然後始得謂為革命外交嗎？這不是狂妄到極點的心理嗎？他們又說：

2. 『政府知道濱口內閣不是田中內閣，濱口內閣對於中東路事件不會立刻趁火打劫的所以敢於強硬對俄。』這種反對的理由之滑稽可笑，與前實如出一轍！我們知道凡對外作戰，決不是不要勝利而自取滅亡的。所以在對外作戰之前，必先瞭然於國際形勢，何者將為我自己的與國；何者將為我敵人的與國；以及何者必將嚴守中立。這種逆揣，在對外交涉之前是必需有的，對外的勝利與否，就要看這種逆揣是否得當，譬如鑒於敵人與國之多，自感勢孤，戰必不勝，因而不能不忍辱以求全，以免更大的損失；或則逆知敵人勢孤力單，不難一鼓下之而後作戰。所以這種逆揣與交涉的成敗是有密切關係的。

。國際交涉固無論矣，私人相互間的交涉又何常不然？所謂已知彼是不得不有的。對俄交涉，我方如不自甘敗衄，自不能不環顧國際的形勢。如明知中東路交涉發生後，各國必一致助俄，俄方定得最後的勝利，難道還要去自取滅亡，更加多戰敗後的束縛嗎？所以我們祇怕的是政府這種逆揣未能確當遂至影響於交涉的成敗，絕不能說這是政府不應該有的，或藉以出風頭的念頭。

他們又說這次對俄是政府用以爲：

1. 『移轉視線的政策』。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了，此次對俄交涉，完全是出於自衛的，是要肅清共產黨在中國活動的大本營，剷除他們餉械的來源，以謀國內建設工作的順利進行，在這種地方我們祇覺得是必要的，是急如燃眉的，是站在民族國家的生存的立場上而發動的。我們試檢查東北搜查俄領館所獲得的一切證據，其陰謀的毒辣與宣傳赤化計劃的完備，實足令人驚心駭目！苟不及時撲滅，不特東北不爲我有；即全國亦將盡成赤墟。且搜查俄使館英法兩國亦曾行之於先，已爲國際公認的自衛的必要手段，蘇俄亦已靦然屢受而無愧矣。何獨於國民政府則不然呢？故此次對俄交涉，政府初無備戰

之意，尤無擴大交涉以爲移轉國民視線的作用，僅以民族和國家的前途計，不得不採取自衛的手段而已。所謂移轉視線政策者，特改組派看在盧布的情分上面替蘇俄代作的一種反宣傳而已！其次，他們說這次對俄交涉是：

2.『用以對付國內一般軍人的。』這尤其可笑了。無論什麼時候，軍人是以服從爲職志的，即使沒有對俄交涉，軍人如有不服從中央的行動，中央職責所在，也可以大張撻伐。不然者，何統一之有？政府對俄倘非欲自立於必敗之地，雖至愚極蠢之人，斷不至於外交緊張之時而復掀起內亂，與敵人以可乘之機者。改組派之爲此言，特欲藉此以挑撥中央與地方之感情耳。言而不中，於反對者雖無益，但亦不至有損，幸而言中，則彼輩之覆國陰謀，卽有機可乘，而盧布亦可源源不斷了。張俞宋石等逆於此時稱兵作亂，其目的在欲借外侮以圖延長個人之封建勢力；並以無知之故而誤受改組派之煽惑，遂至本性迷失，悍然蠢動；使彼輩稍具人心，何至忍心以萬方多難之民族，作媚外自存之貢品，是張，俞，宋，石諸逆之叛變，中央卽不加以討伐，亦必爲國民指摘而亡。况其驕橫背黨賣國求榮之劣跡，中央加以正當之制裁，實亦秉承國民之公意，區區跳梁小醜，何

懼其崇朝聚殲，安得有借外交而「抑制」之理？此種不通之奇妙揣想，求之中外歷史，惟改組派說得出耳。

3. 最後改組派還說，此次對俄交涉是「迎合東省權力者貪圖功利及恐懼赤禍之心理，而以南京政府膺對俄之名，則東省權力者必然欣諾。東省對外問題由南京政府處理，果能於此開一新例，必可提高政府對外講話之資格，而間接可以促進大借款之進行。」誰也知道，對俄交涉進行的初步，首受痛苦者即為東三省。故如以地方觀念看來，東三省當局必不能負擔此種艱苦與犧牲。但如以國家和民族的立場看來，則東三省有不得不負此義務的責任。東三省固恐懼赤禍，其餘各地又何常不然呢？中國共產黨徒之殺燒搶掠，擾害社會秩序之罪惡，苟稍有人心亦無不切齒痛恨，務欲食其肉而寢其皮，此種恐懼赤禍的心理，實已舉國皆然，何只東三省一地？故東三省此次能不避危困，首膺巨艱，捍衛邊疆，實激於民族與國家的生存的義憤，非貪圖功利者可比。吾人方自愧不能操干戈以殺敵，出入於彈雨槍林中以捍衛國家，乃復從而詆毀之，非喪心病狂而何？至謂因此「可以提高政府對外講話之資格而間接促成大借款之進行」則國民政府有無進行大



借款，自有事實可查，無待多言，而提高政府對外講話之資格固爲吾人朝夕所企求者。然此乃自然之結果，國際交涉勝利後，當然可以提高政府之聲威，廢除不平等條約工作的進行，當可愈加迅速而順利。安得藉以爲攻擊詆毀之具？難道改組派真不願中國政府的國際地位提高？

是以就各方面看來，對俄交涉，絕對沒有可以反對的理由。政府是站在國家和民族的立場而發動的，除了以自衛的手段，剷除中國共產黨的活動的大本營外，絕無所謂「以民族利益爲幌子而爭奪所代表的階級利益的用意。並且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就是整個的中國民族，除了中國民族以外，決找不出牠另有所代表的統治階級。這是我們所應該知道的。政府此次所爭者，本來是促醒俄國藉中東路爲宣傳共產的迷夢。此種目的一經達到，自然一切都以「暫行管理中東路協定爲依違；但如俄國依然執迷不悟，務欲恢復中東路以前之狀態，則最後，政府亦惟有收回之一法而已。日來中俄交涉破裂的聲浪已傳於吾人之耳鼓。此後無論在和平外交抑或武力解決，其勝利誰屬，當一視全國民衆之能否合作。蘇俄之所以於此時對我作戰的最大原因，卽是國人不能一致對外，且乘機稱兵

作亂以自縱對外之力，是誠極可痛心之舉！而改組派更從而破壞國民一致之外交，鼓鑄國內之戰亂，不惜爲區區盧布而自居於李完用張邦昌之列，是尤國人皆曰可殺者矣！

## 肅清改組派宣傳綱要

### 一、改組派之分析

改組派不是國民黨內的小組織，而是黨外反動勢力的集團；他們所持的心理論，是農工與小資產階級同盟革命，說來說去，還是共產黨的藍本，不過稍變易其表面渲染的方法而已。他們所以倡導農工小資產階級同盟革命的動機，仍是師法共產黨的故技，意圖折散國民革命的整個勢力，或者從而攫取多少游離的假革命分子，作成一種欺騙農工與小資產階級的工具，以爲如此即可逞其搗亂國家顛覆本黨的陰謀。所以根據改組派的理論，可以證明他們是由共產黨改組出來的反革命小集團。

不但牠們所持的理論不是國民黨的理論，即組成改組派的分子也不是國民黨黨員。構成改組派的分子，儘是些骯穢的垃圾桶裏人物；如陳公博郭春濤顧孟餘一班人是無恥的官僚政客，柏文蔚張發奎是有名的軍閥，朱霽青白雲梯王樂平等是有名的無賴、陳樹

人許德珩施存統是一班無行的文氓、蕭淑宇等是一班慣於變節賣友的青年。這班無賴過去的歷史異常卑劣，專以利用革命圖逞私人利祿，現在更進一步組合反動勢力，意圖造出新興的反動，達到牠們少數人的私慾。我們知道，改組派的領袖人物便是陳公博；他的歷史便可代表改組派一般分子的歷史，陳原隸籍於共產黨，是民國九年組織共產黨的重要人物。當共產黨和陳炯明妍識的時候，陳公博爲陳炯明之幕賓，每月向陳炯明領取五百元，辦理羣報，專以毀謗總理污蔑本黨爲目的。陳炯明潰敗後，陳公博又揚言努力國民革命得涉足于本黨，並在報章上巧言粉飾過去罪愆，藉着共產黨徒的驕入得當選爲本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從此跋扈囂張，更無忌憚。北伐軍抵武漢後，謀得江漢關監督諸職，吞蝕公帑達五十餘萬。復與譚平山鄧演達等逆勾通，冀圖篡竊黨權，消滅國民革命。鄧演達離去武漢之際，私囑陳公博繼任總政治部主任，努力叛黨工作，陳果一一遵行。後又潛走廣東，袒共弄兵，釀成粵變。被本黨開除黨籍以後，因蓄謀篡竊，並日以賭博會捧角宿妓嫖娼爲職業，這便是自稱革命的陳公博一篇繼賬。此外改組派分子的人格，均與陳公博不相上下。據此便可證明改組派的人物，是由共產黨改組出來的無

## 客和反動軍閥。

改組派所持的理論不是本黨的理論，構成改組派的份子均係絕無革命道德的叛徒及各項落伍的份子。從它蓄謀篡竊製造內亂種種罪行看來，更知道改組派是假冒本黨名義繼承共產黨縱橫捭闔手段的一種政蠹，它是比共產黨還要刁惡，却還遠不及共產黨從前那樣的玲瓏。

### 二，改組派之最大罪愆

一，構煽內亂蓄謀篡竊：要在安全狀況之下纔可談到建設，這句話是絕無疑義的。中國十餘年來，內戰頻繁，民衆流離頭沛，痛苦極深！本黨爲解除民衆痛苦謀圖民衆福利計，于十五年出師北伐，負荷極大之犧牲。方冀國家於安定，因即實行編遣，一方面減輕民衆之負擔，另一方面求裁兵而可消弭內亂，一滌從前養兵割地者之惡習，蓋必如此始能使國家在安全狀況之下努力建設，以保障過去所獲到之國民革命的勝利，而導民衆完成訓政時期之工作，共趨于憲政之正軌，符民衆喁喁之期望，乃改組派冥頑成性，甘爲叛逆之罪魁，師法共黨故技，挑撥離間，構煽內亂。與安福系及吳佩孚張宗昌諸軍

閻深相結納，更復促成張發奎鹿鍾麟孫良誠熊斌石敬亭宋哲元等反動軍人叛變，壓迫民衆，使民衆多增意外之痛苦。其蓄謀篡竊構煽內亂，實爲改組派最大之罪愆一。

二，勾結蘇俄，辱國媚外：自中東路事件發生後，蘇聯殘殺中國僑民，犯我邊境，焚燒劫掠，無微不至。凡我同胞無不敵愾同仇，極深憤慨！改組派爲欲求蘇聯之接濟，竟甘心媚外，勾結蘇聯。陳公博等向蘇聯政府領到七十萬金盧布，專作反對中央收復中東路之反宣傳。如改組派之刊物民主民衆先鋒等，均載有荒謬絕倫之文字，竟謂中央收回中東路之不當，而仍謂蘇聯係以平等待我者！並竭力挑撥中央與東北之惡感，對於國府外交力事詆毀，並竟向國際間作種種關於中東路之反宣傳。其勾結蘇聯，辱國媚外，實爲改組派最大之罪愆二。

三，買空賣空，欺騙民衆：改組派假冒國民黨的名義，抄襲共產黨的謬論，提出農工及小資產階級同盟的口號，買空賣空，欺騙民衆。對於本黨主義政策，妄肆批評；對本黨領袖，造謠詆毀，而自認爲革命的組織！竟散布羽翼，煽惑青年，察其用心，無非欲求破壞民衆對於本黨的信仰，便利反動之陰謀，其實改組派的構成份子均係絕無革命

道德的政痞，又那會有一定的主義或一定的理想！他們所喊之口號，均不外爲失意軍人政客作最後的驢鳴，所發之言論均不外媚奸諛賊的貢品，我們只看他們一班人從前在政治舞台上的醜史，便可明白改組派是買空賣空欺騙民衆的集團，其唯一目的只欲使國民革命陷於萬劫不復之境，而造成他們階級專政之封建勢力，此實爲改組派最大之罪愆。

### 三、怎樣肅清改組派

我們認識了改組派猙獰的面目以後，我們要有下列兩項的努力：

一、努力宣傳本黨的主義，駁斥改組派的謬論。宣傳工作是應付一切敵人必不可少的工作，我們要使一般民衆能將革命與反革命分辨清楚，要使一般民衆認識革命之友與革命之敵，要使一般民衆知所抉擇取舍，便非努力宣傳不可。所以在肅清改組派聲中，我們要盡量暴露改組派的真相，要盡量揭破改組派的陰謀，要嚴加駁斥他們的謬論，要隨時取締牠們的出版物，同時要使民衆能真切的認識三民主義，能深切的認識革命的政黨只有中國國民黨，民衆要安居樂業要使國家與社會臻于福利，除了擁護本黨并幫助本黨消滅反動勢力努力建設事業以外，別無第二法門。

### 改組派之真面目

## 改組派之真面目

六〇

二，要擴大我們的防禦工程。目前局面的緊張，正是改組派大肆活動的絕好機會，在此時機我們要加緊我們的防禦工作。在學校在團體及本黨下級黨部等處，倘發現有彼輩蹤跡，即應從實檢舉，依法懲辦。

## 四，口號

- 一，改組派是一切反革命份子的集團。
- 二，改組派是蘇俄帝國主義的走狗。
- 三，改組派是挑撥離間製造內亂的禍魁。
- 四，嚴防改組派分散國民革命勢力的陰謀。
- 五，嚴防改組派買空賣空盜竊共黨理論的反宣傳。
- 六，肅清反革命的改組派。
- 七，肅清改組派要擴大本黨宣傳。
- 八，肅清改組派要加緊我們的防禦工作！